

边缘主体的存在轨迹

——华裔文学研究的存在符号学视角

魏全凤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 根据埃罗·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理论,主体携带符号经过否定和肯定的运动过程,达到超越。主体的存在轨迹在华裔写作中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当中国人离开中国文化时,他们开始经历主体与客体的断裂,但同时也带来多种连接的可能性。华裔写作存在轨迹描述如下:1) 主体运动,到达目标文化域,并与其融合。2) 主体被目标文化域拒绝,返回原文化域。3) 主体被两种文化域拒绝,继续在空中飘浮。4) 主体被两种文化域拒绝,形成华裔文化域。5) 主体被两种文化接受,自由地在其中旅行。在这一存在旅程中,文化扮演了他者的角色,而主体必须面对文化并穿透文化,这体现了主体的动能模态性。同时华裔主体的存在努力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反思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存在; 符号; 华裔写作; 主体

中图分类号: I72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3)03-0078-04

Abstract: According to Existential Semiotics, subject carries signs moving forward through negation and affirmation to achieve transcendence. Such existential journey has been exactly revealed in Chinese American writings. When Chinese depart for America, they begin to experience the disjunc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meanwhile it brings various possibilities towards conjunction. In this essay the existential traces of Chinese Americans are categorized in five situations and analyzed from the movement of signs. Different traces reveal the different paths of journey from Dasein to transcendence of subject. Herein the culture plays the role of other propelling the subject to encounter and penetrate, while subject also shows dynamic energy through the modalities. Their existential effor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ntrospection of global process.

Key words: existence; sign; Chinese American writings; subject

1. 引言

华裔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领域,始于18世纪的跨国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裔作品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写作风格多样,不断涌现新的作家。而纵观华裔作品,都离不开“身份焦虑”这一主题。主人公与家人、与社会甚至与自己都充满了隔阂,“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类似的哀叹时时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不过,也正是在对身份的书写中,他们开始了自我的存在旅程。这一旅程也使之成为存在符号学的独特案例。

根据埃罗·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理论,主体携带着符号一起,通过否定和肯定的运动,达到超越。第一种是否定,它是朝向空虚的飞跃。在这次飞跃之后,主体回到他/她的世界,只是为了体验对象,那些对象失去了先前的一些意义。但是,主体不再处于遭遇空虚时引发的存在主义焦虑之中。确切地说,他走向另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具有一种与原初相反的本质。当主体第二次回到此在世界并创造符号时,这些符号便具有了存在意义,因为它们反映出了主体超越之旅的意义。接下来

是肯定,通过肯定,通过远距离扫描,了解它们穿过前一层面的不足,好像它们是根据更深层面的参考框架做出的承诺。正是在这种分离与返回的过程中,符号转换为连续的运动;它们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对象,而是以全新的方式自由塑形(埃罗·塔拉斯蒂 2012: 18)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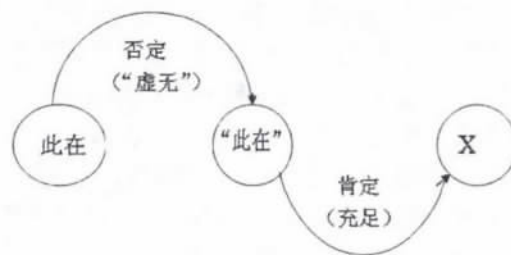


图1.

而对于华裔而言,离开中国文化域,走向异国他乡,就是出离此在、走向未知世界的否定旅程。华裔流动的足迹如图2所示,其中左边是中国文化域,右边是美国文化域,中间是华裔文化域,箭头为彼此之间的运动和影响。中国文化域内部的边缘力量看到了中国文化域不满足的一面,于是试图离开这一文化域,去追寻完美,这是否定的开始。他们在空中漂浮,寻找可安顿的居

所, 突显的美国文化域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地, 于是符号飘落下来, 他们进入了美国文化域, 在其边缘生存定居, 此时他们已经同时带上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烙印, 此外他们也在漂浮之中接受了来自超越的信息。在美国文化域之中, 他们继续运动, 有的消失在美国文化域中, 有的独立出来成为新的华裔文化域, 还有的回到中国文化域, 此外中国文化域和美国文化域之间也存在着交往和协商的关系。于是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华裔文化之间形成了相互运动的符号流。这就形成了华裔作家看似悖论的书写主题, 比如张岚的作品《遗产》, 作者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却总是让主人公置于想象的中国文化环境中; 作者利用中国文化资源, 却反抗中国文化对主体的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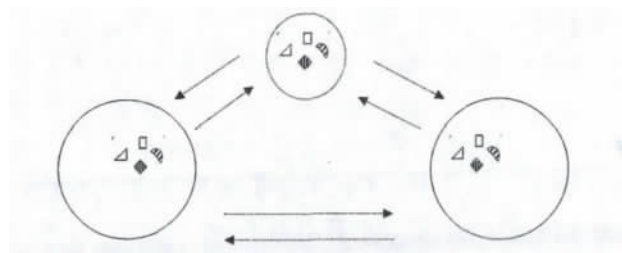


图 2.

根据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观点, 主体与价值客体总是处于从分离 ($S \cup O$) 到结合 ($S \cap O$) 的状态 (库尔泰 2001: 15)。华裔在离开中国文化的一瞬间, 主体与客体就开始了分离和断裂, 而与此同时, 漂浮的符号与主体一起寻求着新的结合可能。所以华裔书写中身份焦虑源于断裂所产生的虚无, 而在焦虑背后对主体的存在反思则是主体从此在走向超越的待在 (becoming) 旅程。

2. 存在之轨迹

主体从原文化域脱离出去, 于是这个主体符号开始在空中飘浮。(图 3) 不过符号并非一直停留于此, 飘浮的自由使其具有向任何方向运动的可能性, 于是可以衍生出以下几种运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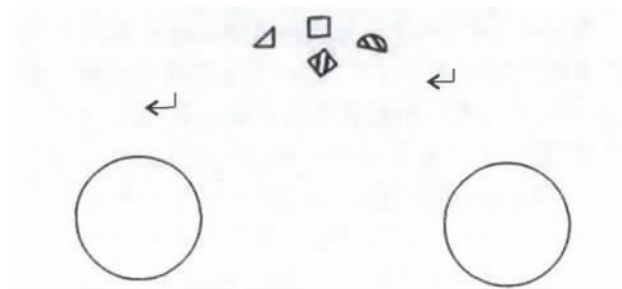


图 3.

第一种情形是: 符号继续向前, 向目标文化域运动, 直到安定下来 (图 4)。这一情形在华裔写作中表现为主体对自身身份的超越和对跨文化融合的主观憧憬。在邱静瑜 (Christina Chiu) 的《闯祸精及其他圣人》(Troublemakers and Other Saints 2001) 中, 边缘华裔跳出“中国性”的困惑, 为走向跨文化融合铺路。比如, 乔治安娜勇

敢地与黑人结合; 女族长走出惩罚阴影, 绅士走出失落的过去, 艾米懊悔对西方男性的反感和敌视, 埃里克对华裔老人施救……。

在黄锦莲 (Kim Wong Keltner) 的小说《佛的孩子》(Buddha Baby 2005) 中, 主人公更是以“佛”的宽容度来对待华裔与主流的矛盾。作品中, 华裔女孩林赛·欧阳 (Lindsey Owyang) 找到两份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兼职工作, 一份是在母校圣·摩兹教会学校任教, 另一份是在博物馆里当收款员。林赛回忆了小学上课时所受的歧视, 比如被同学孤立和打骂, 被老师训斥等等。可是偶然间阅读以前的资料, 她发现曾经的老师原来对自己的评价很高, 此外她还发现奶奶是被人拐卖到此, 幸亏被学校拯救出来。小说的最后, 以林赛一家参加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为大结局, 演绎出跨文化融合的大联欢。在此情形中, 华裔主体放弃自我过去的身份, 以目标文化域来认同自己, 并积极寻求交流和理解, 以期实现华裔主体与目标文化域结合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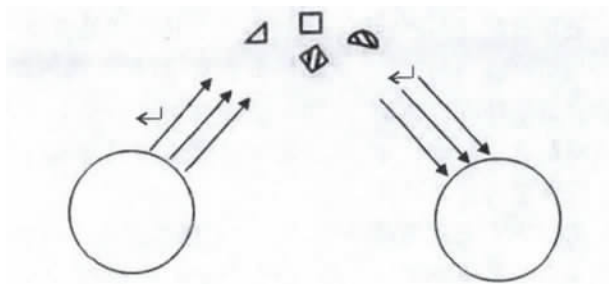


图 4.

第二种情形是: 他们被目标文化域拒绝后, 试图返回原文化域 (图 5)。这是无可奈何的回归, 对原文化域的熟悉度是吸引他们回归的重大因素。在张岚 (Lan Samantha Chang) 的小说集《饥饿》(Hunger: A Novella and Stories, 1998) 中, 运用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象征来描述似曾相似的原文化之家。

小说集中, “以水为名”讲述几姐妹在夏日的傍晚依偎在外婆身边, 听外婆讲述长江的神话。“难忘”叙述华裔家庭明一家慢慢忘却中国的文化, 妻子三三学会做西餐让明带到办公室, 而从中国带来的瓷碗和书籍已经放到了地下室和书架上。“鬼节夜”讲述华裔母亲因病去世, 大女儿艾米莉对父亲不愿意用西医治疗导致母亲死亡一直耿耿于怀。后来, 父亲去世, 在鬼节夜里, 艾米莉会看见父亲不散的灵魂。“琵琶的故事”中, 琵琶的母亲整天念念有词, 像个神秘的巫婆不停地熬中药, 琵琶不想生活在母亲的阴影里, 想远离母亲。作品中运用大量运用的传统中国文化象征属于“公用式固定象征”, 是通过长期文化积累, 进行二度规约之后的“所指优先”象征 (赵毅衡 1990: 183)。此时“文化”所指成为了华裔个体触摸历史的唯一痕迹, 成为族群对自我识别认同的信物。可是透过文化象征来回归历史, 只会是残缺不全的, 中医成了神秘巫婆的写照, 长江的传说也让孩子困

惑。由此可见,主体的观念在否定、漂浮中不断变化,同时携带着自己的存在痕迹,所以主体回归原文化的道路也充满曲折和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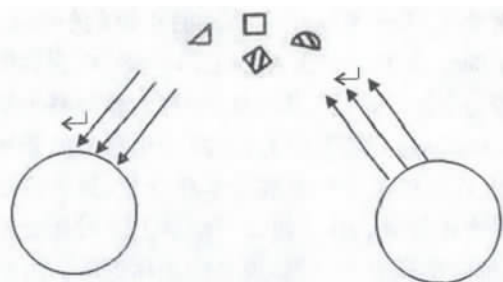


图 5.

在第三种情形中,符号运动发生了阻滞,一方面他们与原文化疏离,另一方面目标文化域也拒绝接纳,于是符号继续在空中飘浮(图6)何舜廉(Sarah Shun-Lien Bynum)的《玛德琳在沉睡》(*Madeline Is Sleeping* 2004)就书写了这样的尴尬局面。小主人公玛德琳因为好奇,抚摸了傻子祖伊的生殖器,结果受到严厉的处罚,她的双手被烫成粘连。之后她随着吉普赛杂技团四处流浪。几经周折,他们回到家乡试图搭台表演,可是乡亲们都用麻木的眼神盯着他们,不知所措的玛德琳于是倒地,沉入睡眠之中。小说中,流浪的女孩无法回家,就是符号一直漂浮的无奈写照。

玛德琳本来是美籍澳大利亚作家路德威希·白梅尔蒙童话故事中的幸福主人公,可是这部小说对其进行戏仿式重写,撕开了传统书写大结局的面纱,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被再一次规约,让能指变得空洞,让主体与客体重新脱离开来。此时,经典的意义消失殆尽,世界成为一片断裂的虚空,主体只感受到“非存在对主体的压迫”(保罗·蒂利希 1998: 33-37)。作品中,梦想与现实穿插,如同一个情节迷宫,其后现代实验主义的拼贴、断裂和短路等写作技巧呈现了主体与客体断裂后产生的令人窒息的焦虑和无所归依的踌躇。难怪很多读者认为小说晦涩难懂,它表达了在漂浮过程中主体愿望无人理解、主体身份无人接纳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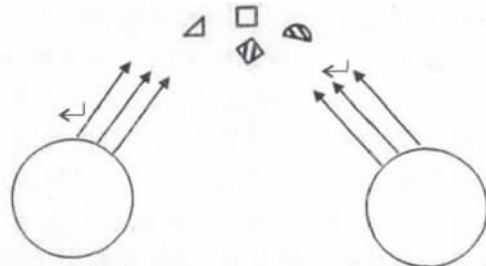


图 6.

第四种情形存在的前提是两个文化域都不接受主体,此时,漂浮的存在符号开始彼此接近、连接,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域(图7)。在此文化域,他们独立地标示自己的特征,并且宣称不属于其他两个文化域,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都进行抵制和批评。被称为

华裔斗士的赵健秀(Frank Chin)的观点就是这一情形的标识语,“赵汤之争”就是这一观念的实战。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在1975年出版《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76),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糅合了中国文化中花木兰、岳飞、蔡文姬的故事,形成穿越时空的讲述。小说独特的叙述手法“建立了一种特定的观察历史和文化的的女性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男性所独有的叙事形式,成为颠覆西方传统自传体文学的男权话语的重要途径”(蔡青、徐曼 2010: 81-83)。可是这部作品也成了赵汤之争的导火线。赵健秀抨击汤亭亭“为投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所好而不惜篡改中国文学作品”,是“用白人的言语方式,使自己美国化了”(Frank Chin 1991: 1-92)。

那么赵健秀的华裔身份界定的理念是什么呢?赵健秀认为只有祖祖辈辈生活在美国,具有真正“亚裔感性”的“亚裔美国人”所创作的文学才是亚裔美国文学。“美国华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具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族性意识的族群”(Frank Chin 1972: 30)。赵健秀曾因人们将自己混同于来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而气恼地说:“……我为把我与黎锦扬、林语堂或其他有着完整的中国身份的华人联系在一起感到莫大的羞辱……我们不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的感性是不同的。”(Frank Chin 1972: 30)赵健秀将自己从任何一个群体标示出来,是华裔文化域的建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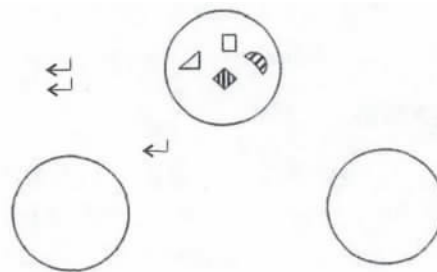


图 7.

第五种情形是两个文化域都愿意接纳主体,于是符号在两种文化域自由穿梭,此时漂浮的符号没有了焦虑,其存在如同旅行的惬意和回家的自由,这是比较完美的状态(图8)。在拉丽莎·赖(Larissa Lai)的《千年狐》(*When Fox Is a Thousand* 2004)和何舜廉的《玛德琳在沉睡》中,可以找到这种存在旅程的痕迹。

拉丽莎·赖的《千年狐》中的狐狸取材于中国神话中的“千年狐”形象,根据晋代郭璞的《玄中记》记载,“狐五十岁能变为妇人,百岁为美女,……千岁即与天通,称天狐。”在小说中,千年狐漂洋过海,附体在华裔女孩黄身上,经历着边缘华裔的酸甜苦辣。千年狐能穿越时空,能以任何样子出现,这是主体不受时空限制的理想形象。

在《玛德琳在沉睡》中,小说用诗意的语言和童话的

幻想来呵护受伤的心灵。小说以古老的法国乡村庄园为背景,使用了高雅的法语词汇,运用了诗歌的编排和诗式的语言,就连人物形象也充满奇幻色彩:梦境中的胖仙女有一双翅膀,夏洛特身上长出了琴弦,玛德琳残疾的手出奇地复原。诗意的童话使读者沉浸在另一个现实中去感知生命的真谛,从而寻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福·泰格特霍夫 1993:32-35)。正如赫尔德所说“真正的童话不仅使我们摆脱时间和地点,而且还使我们从死亡中解脱出来。我们通过童话到达精神王国。”(李利芳 2003:24-25)

两部作品对前文本进行或颠覆或移植的重写,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魔幻世界,主体在两种文化中都自由穿梭,实现了在幻想世界中建构主体的梦想。作品中超现实的奇幻迷宮叙述通过叙述形式本身的革新,摆脱了“写实”方法的拘囿,来超越具体现实政治问题,以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意味”的生存命题。在此意义上,其超现实的魔幻世界让受伤的主体真正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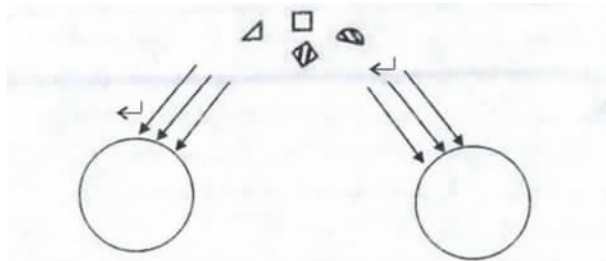


图 8.

以上所描述的原文化域、目标文化域、华裔文化域,就是主体赖以存在的此在,主体通过否定的方式,脱离了此在 1(原文化域),向未知领域的运动,进行存在的体验,同时运动的主体带着对存在新的理解移向此在 2(目标文化域),当此在 1 和此在 2 无法都无法满足主体时,他们建构了此在 3(华裔文化域)。华裔从原文化域到目标文化域再到华裔文化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点式的占据,而是一种存在的旅程,在此旅程中,他们不断地否定,也不断地追寻,是点与点的连接轨,更是点到面的铺陈,存在的痕迹愈加外显。

3. 存在之意义

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定义区分,表明物与词之间已经有了一条鸿沟,是物我之间缺乏融洽的表现,从此主体与对象开始分离。与此同时,能指和所指总试图走向对方,尝试与对象重新连接。华裔的足迹正好见证了这样一种悲壮的断裂与追寻。而无论回归还是颠覆,都是漂浮的符号所结出的存在果实。

华裔的存在之旅对中国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反思。中国文化的机器将之抛出,使之边缘化,然后在空中漂浮,这一点值得反省。正如赵毅衡所言,一个无须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一个无须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赵毅衡 2007:9)。当文化中的个体视野变

化,那么这个文化域也该随着变化,因为文化本来是人的文化。另一个需要反思的是全球化。当全球化进程成为这样一种压制的他者此在,让更多的在这个机器中焦虑和失去自我,就应该是符号逆向运动的时候了,因为主体在漂浮之中,获得了来自超越的指令,这促使他们以超越的眼光来看待此在,来纠正倒退的此在。

走向存在的旅程并非浪漫,在焦虑的体验之中,他们理解了失家的悲伤,也正是在流浪的旅程之中,他们也愈渐渴望回家。虽然他们所遭遇的此在把他们推向虚无,但否定背后隐藏的对真善美的肯定超越才促使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可以大度地书写爱的故事和诗意的童话。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一无所有时,还有诗。在虚无之中,主体的诗歌点亮了黑暗。

这就是新生代华裔女性书写的存在意义。她们书写着主体与客体断裂后的焦虑和追寻的存在足迹,这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过程。此时,相信人们会对华裔书写的身份悖论释然了,这些悖论证明了“待在”的多种可能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块存在领域的活力与希望。

参考文献

- [1] Frank, Chin. Bridge [J]. *The Asian-American Magazine*, 1972(2): 30.
- [2] Frank, Chin.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fake [A]. In Jeffrey Paul et al. Chan(eds.).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C]. New York: Meridian, 1991: 1-92.
- [3] 埃罗·塔拉斯蒂. 存在符号学[M]. 魏全凤, 颜小芳, 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
- [4] 保罗·蒂利希. 存在的勇气[M]. 成穷, 王作虹,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5] 蔡青, 徐曼. 跨越与协商——美国华裔女性自传体书写研究[J]. *外语教学*, 2010(4): 81-83.
- [6] 福·泰格特霍夫. 童话: 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大门——论二十世纪童话的意义[J]. 高年生, 译. *外国文学*, 1993(1): 32-35.
- [7] 尤瑟夫·库尔特. 叙述与话语符号学[M]. 怀宇, 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 [8] 李利芳. 论童话的本质及其当代意义[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24-25.
- [9] 赵毅衡. 文学符号学[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 [10] 赵毅衡. 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J]. *文艺研究*, 2007(12): 4-10.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1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专项基金”项目“华裔文学的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 SC11WY019)、2010 年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华裔文学研究的符号学视角”(项目编号: ZYGX2010J139)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魏全凤,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华裔文学、符号学。

收稿日期 2013-02-28
责任编辑 郑荣